

他
△
—
来 时

翻 山 越 岭

TA
LAI SHI
FAN SHAN
YUE LING

苏 尔
流 年

/ 著



他
△
—
来
时

翻
山
越
岭

TA
LAI SHI
FAN SHAN
YUE LING

流
年
芬
尔

/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来时翻山越岭 / 苏尔流年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594-0913-3

I. ①他…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5828号

书 名 他来时翻山越岭

著 者 苏尔流年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编辑 邓 理
策划编辑 唐梦莎
封面设计 罗静颖
封面插画 E.Pcat
内文设计 张娅君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380千字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913-3
定 价 34.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 
- 001 / 第一章 始知相忆深
- 025 / 第二章 陈年酒
- 067 / 第三章 冬风沉醉的夜晚
- 078 / 第四章 阿弥陀佛
- 212 / 第九章 岁月缺口
- 223 / 第十章 呦呦鹿鸣
- 237 / 第十一章 两人两狗两猫三餐四季
- 263 / 第十二章 西安，我的一世长安
- 300 / 第十三章 春秋写在你眼眸
- 093 / 第五章 我在追风也追你
- 129 / 第六章 我为你翻山越岭
- 160 / 第七章 侣行
- 191 / 第八章 让她跟我姓试试
- 326 / 番外一 望一生年少
- 341 / 番外二 少年如歌

七点一刻，程梨准时出三进院西厢房。

出了院儿，木门刚合，程梨就从一堆一排排的车中准确地挑出她那辆濒临报废的吉普。

工作日去故宫西三所，程梨通常是骑自行车穿前门进去，出远门自然是两轮换四轮。

院外的长巷很窄，可这条道儿她太熟，油门一踩，车子便灵活地穿于巷中甩尾消失。

堵了一环又一环，出城后已然变了天。长达一百多公里的735国道上，空降下大片静谧的白。

程梨禁不住蹙眉，天气预报这玩意儿可真准，雪下成这样叫多云？！

前面的车龟速挪动，路况又不允许超车，程梨性子急，手机一震，她干脆将车拐进一家半废弃的加油站旁的空地，靠边停了下来。

来电的是她的师父，在故宫文博科技部木器组摸了几十年“国宝”的魏长生。

程梨接起来，语调尽量柔和：“师父。”

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却不是来自魏长生，而是她的师姐陈墨那口标准的京片儿：“我。国乒表演赛，我鼓捣了几张票，去不？”

标识牌已经摘了一半的加油站不大，距公路也远。

站内的油柜早已经搬空，不再提供加油服务，只有附设的超市还在正常营业。

程梨夹着手机开门下车，走向站内自营的超市：“刚出京，冰天雪地国道难走，今天可能回不去。”

这厮随便张嘴说点什么都挺溜，陈墨“啧”了声：“下周末，时间长到够你跟龟……够你学乌龟爬回来。”

她半道吞了个词回去，程梨准确地意会到那个词是——“龟孙子”。

程梨扯了下唇，当没听到。

她的视野之内，有个穿军大衣的大爷嘴里叼根烟，一只手微屈围拢住烟身，另一只手拿着打火机点烟，可摁了几下都不见有火光扑出来。

离得越来越近，程梨听见这人嘴上蹦出句国骂，她下意识地摸向自己的口袋，摸到四四方方的火柴盒，同时回复陈墨：“再说吧，不知道能不能去，美院周末有展览。”

程梨挂了电话，两指夹着火柴盒，中指一推，取了一根蓝梗的火柴出来。

她指一动，“嚓”一声，一簇柔软孱弱的火苗便随着室外肆虐的风轻晃而出。

近在程梨咫尺之距的大爷见势一低头，程梨手往前一递，点着他叼着的这根烟。

这番举手之劳，程梨换来了一句“谢谢”。

她没客套，点了下头收下对方的感激，然后拔腿继续往前走。

刚走了没几步，手机又在掌心振动。

程梨看到通知栏里来自魏长生实则来自陈墨的一条信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从小混迹四九城的陈墨通常是这种行事作风。她父母工作性质的原因，带她游历过的地方不少，也养得她胆儿肥。

过去师父魏长生就曾经打趣说，可能是她们在宫里的工作地点离慈宁宫和寿康宫这些历史上住过太后比较多的地儿近，导致陈墨说话有时候跟下懿

旨似的。

程梨从进木器组就跟陈墨关系不错。两人除了同事和师姐妹这层牵扯之外，另外一个原因是程梨是陈墨的堂妹陈宜光的铁儿。

陈墨虽然行事自我，但也有偶像，这偶像就是在陈家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进监狱的陈宜光。这监狱倒不是陈宜光自己进去蹲，而是她考了个狱警进去看别人蹲，选了个和家里人为她规划的人生八竿子打不着的职业。陈墨觉得她相比陈宜光来说实在是听家里话的好孩子，进故宫当“木工”虽然不如父母意，但好歹还是在京城根儿，不像陈宜光一样死活要飞出去往监狱那个笼子里钻。但陈墨也自此高看这个平时接触不多的堂妹，连带高看堂妹的朋友程梨。

陈墨已经不止一次在程梨面前提到国乒。

年初她俩随魏长生去西北参加木工艺博览会，旅途很长，去的路上程梨看了段有关国乒的视频。

陈墨就坐在她身旁，跟着她瞄过几眼。当时陈墨还挨个点评了下近几年成了网红的各男运动员的腿、腰和眼睛，并自此得出程梨喜欢乒乓球这个结论。

程梨从没向陈墨解释过。她看的哪里是球，她看的是人，一个故人。

可陈墨不是陈宜光，有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当事人都巴不得埋进八宝山的事儿，她更加不可能知道。

那些陈年酿出的烈酒，她顶多等到将来临近老年痴呆了自己饮一口回味无穷。

去往超市的路途一样不算近。

超市跟被扫荡过一样，程梨在近乎空荡无物的货架上扫视一圈，最终空手而归。

再上路时程梨开得更慢了些，三小时的路程走了近四个半小时，程梨才看到她此行的目的地——焰城区消防支队。

这里离北京不算远，可像是被时光遗忘了一般，一砖一瓦构造出的建筑群满是上个世纪的古旧观感。

将车停放在消防支队院外，程梨拿着她扔在后座的牛皮纸袋下车。

雪继续扑簌倾落。

近处程梨下脚的地方，雪已经积厚，她踩下去，有清脆的“咔嚓”声

传来。

在门岗值班的江河是个新兵，进队时间不长，但很记人。

程梨来得次数虽然不多，但江河对她姓甚名谁找谁谁都通通记得清楚。

程梨把羽绒服上的帽子掀起兜住脑袋，她刚进消防支队的大门，江河就从不不足十平方米的值班室内推门出来。

“程队出外勤了。”江河告诉程梨，“你要是早来一个多小时，还能和他打上照面。”

程梨眉头下意识地一拧，问他：“中午有回来的希望吗？”

江河微挑眉：“难说，这要看能不能早一点把要跳楼的哥们劝下来，这可不比救火，打心理战时间用多少最没准儿。”

他跺了下脚又请程梨进值班室：“外面太冷了，进去说。”

程梨没有拒绝，跟着江河进屋，她摘下帽子，然后把纸袋递给江河：“天气不好我不等他回来了，帮我把这个拿给他。”

江河用眼神向程梨掷过去一个问号。

程梨解释：“吃的，你们程队好这口。”

江河嬉皮笑脸地接过：“程队一直杂食，我来了快一年，都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

只除了一点，他知道中队长程鹿鸣不吃梨。

江河记得程鹿鸣给出的不吃梨的原因是：不忍心。

江河脑子转了几个弯的工夫，程梨又重新把羽绒服的连帽扣在头上，并且道：“他这人一直这样，不挑。”

江河见她要走，试图挽留：“程姐，你今天还有事？”

程梨搁下刚要提起的脚。

江河补充：“不急着回去的话，就等等吧，程队也许很快就回来了。”

程梨拒绝：“我得尽快赶回去，下次吧。”

江河挠头，不知道该不该想尽办法替中队长留人。

他知道程梨离队里不算近，来一趟没那么方便。

时间紧迫，江河最终顾不上思考自己接下来的话是否是画蛇添足。

他赶在程梨即将推门而出的那刻使出最后一搏：“程队一直盼着你来。”

这不是程鹿鸣的作风，程梨没有即刻戳穿江河编织出的谎。

她只转身问江河：“有笔和纸吗？”

江河点头：“有。”

程梨问：“借我一用行吗？”

江河在值班室的书桌上翻了半晌，从一个半旧的笔记本上撕下来一张白净的纸，拿了一支笔递给程梨。

程梨接过，将纸按压在墙面上，以墙面做垫在白纸上写了寥寥几个字。

她写完把纸递给江河：“麻烦你把这个也转交给他。”

江河点头同时将纸接过，纸上的字迹清瘦有劲，翩然有骨。

程梨给程鹿鸣的留言是：“你们队里的人好像觉得我和你有一腿，你抽空处理一下？”

江河将纸条收好，舌头一时打结，不知道再对程梨说些什么好。

他们平时在队里插科打诨各种荤话、流话都有，尺度从来是无度。对比之下程梨这句话中的用词很纯洁、很清新。

但他莫名觉得程梨这个人……很有趣。

程梨在消防支队也算是个话题人物。

江河曾经和队里一堆年轻气盛的兵八卦过程梨和中队长程鹿鸣之间的关系。

怀疑方向一：同姓，是亲戚？

知情的副队长季业说：“不是，这姓常见。”

方向二：嫂子？

知情的副队长季业仍旧予以否认。

一堆人紧接着就默契地默认了怀疑三：未来的嫂子。

副队长季业只说：“青梅竹马。”

可季业给出这个结论后欲言又止，外加意味深长地叹气。

消防支队的这帮小狼崽子们于是仍旧默认程梨会是他们未来的嫂子。

但队长程鹿鸣平时冷峻深沉，颇有威严，他们倒是不敢在程梨来时过于放肆。

雪渐深，回程的路比来时难走。

离开消防支队后，程梨没有着急赶路，随意在路边找了家店吃面。

完事儿后还没出焰城，雪已经大到不适合继续上路。

路边没有别的避难所，程梨没得选择，只好再度将车停进国道旁的一家未建成的停车场，等雪停。

雪下至煞尾时夜色已经弥漫开来，气温更低了些，路面薄雪结冰。

程梨走到路边观察了下路况，又蹙眉退回停车场内的帐篷下。

时间一分一秒溜走，还没等程梨下定决心起步，她一抬首，只见不远处的夜色下，雪地映衬的明色中，星点红光闪动。

程梨认真看过去，视线直直地撞上倚靠在牧马人车上，比上个月她来时，脸部轮廓更加清晰如刻的程鹿鸣。

见程梨终于发现自己的存在，程鹿鸣扔了快烧到指节的烟头，将其在雪地里摁灭。

他腿长，几步便走到程梨跟前。

干消防这几年，他的体格同当年在学校时已经不能同日而语。那时程梨只觉得他瘦，现在他乍靠近，那种磅礴袭来的男性气息，瞬间就将程梨团团包裹。

程梨看着他宽阔的臂膀问：“什么时候追过来的？”

程鹿鸣轻笑，回：“刚来。回队里听江河说你来过，就来碰碰运气。追到这里，已经没抱你还没走远的希望，没想到柳暗花明，准备打道回府了又瞄到你杵这儿。”

程梨看到他肩头的落雪，又扫视了下室外早就风雪刹停的天气，没有戳穿他：“点儿背，路滑不好走，就等了会儿。人救回来了？我去的时候，江河说有人要跳楼。”

程鹿鸣自然地伸手替程梨将要散下来的围巾重新围在她脖颈上：“劝下来了。比起活着，那哥们还是更怕死。”

程梨极为认真地点头：“活着好，不然你又背上愧疚包袱了。”

程鹿鸣勾唇淡笑了下，没否认：“就这德行，从开裆裤那会儿就长了这么个不拐弯的脑子。”

两人没过多寒暄，程鹿鸣知道程梨不会留宿焰城。

在路况更好一些的时候，程梨开车走在前面，程鹿鸣开车跟在程梨后面，送她出城。

快出焰城地界时，程梨选在一处分岔出口外停车。

程鹿鸣跟着她停下来。

程梨还没下车，程鹿鸣已经先一步下车来敲她的车窗。

程梨将车窗降下来，冷风吹进车内。

程鹿鸣将一个中号的纸袋递进车里，同样塞给程梨的，还有一个保温杯：“路上小心，我只能送你到这里，到了给我报平安。”

程梨应下：“好。”

他微微摆手，程梨升起车窗，透过后视镜和晦暗的夜色，她只能捕捉到一个大致的渐渐模糊的属于程鹿鸣的轮廓。

一直到过了收费站，回到四合院外，程梨才打开程鹿鸣递给她的那个纸袋。

看到里面装的东西程梨颇为意外，竟是些常见的感冒药。有清热解毒的，有退烧的，有止咳的……几乎涵盖了所有冬日感冒发烧的病症。

去焰城前，她是感冒了，可去时已经转好，声音一切如常。如今吹了下凉风，感冒是有重新喧嚣而起的架势。

可程鹿鸣怎么知道？

程梨并不确定。

她掏出手机向程鹿鸣报平安。

已经时近凌晨，程鹿鸣回复得却很快：“睡吧，记得吃药。”

程梨打出一行字想问他什么时候变身成福尔摩斯，犹豫了下又选择了删除。脱羽绒服的时候，她自己已经后知后觉有了答案。程鹿鸣从小细心，对她的很多习惯有印象倒也不是奇事。

程梨后知后觉找到的原因是——冬天她只在感冒时穿羽绒服，而他记得。

程梨突然就有些后悔跑焰城这一趟。平时她也隔个几十天去那么一两回，但她每次去找的那个人上个月已经因公殉职。

这几年为了探听消息她习惯了隔段时间跑一次735国道，一时间戒不了，于是今儿才遛到程鹿鸣那儿去。

消防支队一向不清闲，程梨压根没抱见到人的指望，准备给他一点东西就撤。

她只是消磨下时间。

因为最近除了夜里梦长，她的日子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无聊透顶！

次日程梨进宫有点儿晚。

文保科技部在故宫西，程梨走的是故宫后门。

一进木器组，程梨就见“组宠”——一只黄狸花猫，蹲在工作室门前吃大家集资上供的“皇粮”。

是魏长生喂的，程梨可以确定。

因为那“皇粮”撒在地上一点都不乱，甚至还被摆出个W字样式。

程梨蹲下，见猫专注地狂吃，问它：“爷，饿几顿了这是？”

猫斜她一眼，伸爪试图盖住它的“皇粮”，动手护食。

真有出息……程梨瞬间乐了。

红墙内的这些非对外开放区域没了春夏时的草木欣荣。

门一关，和宫墙外是两个世界，时间流逝得都让人觉得慢一些。

程梨乍进工作室，就见陈墨已经熬起了鱼鳔。这东西是传统的修复工艺里他们要用到的黏合剂。

前些日子从库房抬出来的佛像已经接好了断臂，正淡定地立在工作室里，不知道听陈墨和魏长生怼了多久了。

程梨对此习以为常，走到案几旁把之前打印的木佛像的定稿修复图抽出来。

陈墨抬眼看她：“昨天电话里说的那个一票难求，千万别谢我，到时候给你。你这踩着迟到的线来，昨天出去有艳遇乐不思蜀了？”

程梨摊平图纸：“这个是真没那运气。”

陈墨点头叹气：“也是，这季节出去连个鸟都没有，还不如蹲在我们这西冷宫等人临幸。”

魏长生见人齐了也放下他之前把玩的木器残料，卷了下袖口磨旧的蓝色工作服靠过来准备开工。

这个佛像搁在地库里是死的；搬出来没修，是坏的；他们耗时修好让它以完整的面貌示人，才是活的。

活的，才能往下传承。

活的，才能说话，讲它所诞生的那个时代。后来人看它一眼，便能从它身

上穿越百年千年，看到过去。

这是文物修复师存在的意义。

程梨的师父魏长生从部队退役之后就进入故宫，修复工作一千三十年。

他从学徒起步，一路慢慢学习掌握打眼、抱料、放线等各色工艺，也不断接触认识不同的木工艺品的结构，摸索那些榫头和卯眼的不同，经验很是丰富。

遇到这种大件，还是需要魏长生带着她俩做。程梨和陈墨都服他的手艺，实打实地认可。

今天佛像就要被移走，挪到下个月要对外开放的宫厅。搬件的人还没来，魏长生已经面露不舍。

程梨和陈墨熟悉他的性子，也没安慰，这是一种死循环。人虽然是一种情感动物，但总要习惯离别。

这件器物走了，下一个来了还会再走，每件器物经他们手的时间都不会很长。

库房的人来挪件的时候，魏长生一直站在门口看着，直到搬东西的人走远，他看不到他的佛像了才回屋跟程梨她们说正事儿。

京郊某墓三号坑二度开挖，发现了大量木制品。

这种情况不多见，木制品因为保存不易，在广大出土文物中占比很少。文物部门协调专业技术人员前往。业务相对较少、技术和经验又都有点儿的程梨和陈墨，被木器组科长推了出去。

一为历练，二为学习。

出外差并不是稀奇事儿。

去年程梨曾经和魏长生南下去修复过一座徽派老宅荫生堂。

可惜的是那栋房子最终没能在国内保存下来，因为原址商业开发，濒临拆迁，最终被美国人整体购买搬迁，拆下来的2700块木件、8500块砖瓦、500个石件漂洋过海被运至美国重组。

此后魏长生就特别排斥这种伤感情的事。

程梨和陈墨没得选，上面指哪儿就得去哪儿，哪怕付出心血最终徒劳。

大件不可能只派一两个人接手，两人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只当搞前期调

研，真要修复还是集体的工作。

一路跟文物局的车过去，路堵得人躁得慌。

路上陈墨跟程梨说起陈宜光：“我爷爷要给陈四安排相亲，这几天就会想办法把她弄回来。”

程梨听陈墨这意思，陈宜光还不知情。

陈墨眨眼：“你别瞪我，这等限制人婚姻自由的缺德事儿又不是我的主意。她跑那么远为了什么连我都知道，家里不可能不知道。心上人蹲监狱她也跑去，又不能蹲同一家，再说人家现在蹲医院里，她蹲监狱里有鬼用。老爷子肩上挑那章那么多年，怎么可能允许一个有案底的人进门，想都别想。”

程梨“哦”了一声：“想都别想还特意告诉我？”

陈墨露了个明知故问的表情给她：“小四知道，是你说的，不是我，不然我回去老爷子得打断我的腿。”

程梨懂，陈墨想借她的口告诉陈宜光好让她早有准备。

车上还有旁人，两人低声交流并不方便，没有继续多说。

遗址坑在半山上。

说是山，其实海拔不高，算个丘陵。

附近山野已经有一部分被开发出来，一路上能够见到一些荒废的厂房，还有被铁丝网围拢起来的一些山地。

这山像块巨石，被大自然劈了一块儿下去，其中一面坡度很陡。上山的路就是靠着劈出来的那面悬崖修建的，程梨站在路边往下看，能看到延伸开来的铁丝网，和到了冬季已然枝枯叶落的大片树林。

陈墨见她观察四周，蹭到她耳边说：“下面是个户外运动俱乐部的地。翻过这片山，对面那半边山有面攀岩墙，下面是真人CS对战场地，刚才上来看到那个跟废旧厂房差不多的地儿没？那也是其中一个可选的场景。我弟那个活尸就好这个，上次跟他来玩过，开业不是很久，人气倒还不错。”

陈墨这一说，程梨再看过去，发现真几个人影在下面的树林里穿梭。

那些人都身着迷彩，低空中偶尔有烟雾腾空，看起来正是有人在玩户外对战。

程梨眯了下眼睛。

她们距离那片CS场地算远，除了性别，程梨完全捕捉不到这些人的其他特征。

看了一会儿程梨便收回了注意力，将它重新投注到挖掘现场上。

程梨在现场见到的第一件文物是个木雕观音。

国人造物一向讲究材质，木也分等级，现今市场上海南黄花梨价最高，不过程梨摸木头这么久，最喜欢摸的是稳重的紫檀。

而眼前这座观音，材质是黄杨木。

观音条很顺，身长不算短。

身挂长衣，衣袖微扬，左手捧着经卷，发髻高绾，璎珞从胸前直垂而下，双目微合，一副很从容的模样……但它也有缺憾，右手失踪了部分，留下的是半边断掌。

程梨见过一些类似的观音像，下意识地就开始在脑海里勾勒它断掉的那半边复原后应该是什么模样。

陈墨得到允许，把高倍镜头卡在手机上，开始记录这座观音的原始影像。

真工作起来，时间过得就快了。

回程的时候，程梨和陈墨改跟一位女记者的车，走得比较晚。

到了山下，那位记者去曾经采访过的一位当事人那里送照片，程梨就和陈墨先下车在路口等她。

山下的这个分岔路口几乎不见过路车和活人。这附近人最多的地方可能还是要数那家户外运动俱乐部。

程梨站在路边，再跨几步，就能摸到俱乐部的铁丝网围墙。

她和陈墨百无聊赖地站了五分钟，突然听到一声极为轻佻的口哨声。

听到声音，程梨转身看向身后的铁丝网。

一个男人就站在俱乐部场地里，离她们约十米远的一棵大树下。男人身着野战服，脸上抹着油彩，体形肥硕。

程梨站在那里，入眼画面极为不堪，对方嘴边还挂着一丝颇为玩味的笑。

光天化日之下！

两人对视一眼，都有些火大。

有些事儿不能忍。

程梨目测了下阻挡她们脚步的铁丝网，和铁丝网后离得最近的那棵树的位置。

陈墨秒懂：“你上树，我绕前面大门去，不信堵不死这个贱人！”

陈墨扔下话就跑，程梨对此没有异议。

铁丝网钩成菱形小格，不高。最上端也是弯的，不会扎到人。

程梨选了离树最近的位置起步，手抓住铁丝网偏上的部分，脚蹬在下方的小格子上。

乍开始往上攀，她手背的筋骨就因为手指发力纷纷冒了出来。幸在这网够硬，程梨攀了几格，发现自己徒手便能翻过去，树干脆也不借用了，腿一伸，翻身直接跳了下去。

原来站在树下的那个男人已经不在原地。

可也算是嚣张，没有走远。

程梨正准备跟上他，突然她脚下伸过来一条腿。程梨来不及反应，被突然岔出来的腿，直直绊倒在原地，脸差点儿都啃在了土上。

程梨暗骂了一声还没爬起来，又被人大力死死摁在地上，对方声音稚嫩，听起来年龄不大：“嗨，爷今儿可真是开了眼了，见过钻洞子进风景区逃票的，没见过进俱乐部爬网子省钱的。”

程梨下意识地挣扎。

对方见状“呵”了声，用的力道更大：“别乱动！”

程梨咬牙：“放开！”

回应她的是对方卡在她脖后的手进一步地下压：“哪儿那么多废话，逮着你你还横上了！姐们儿，穷得吃土你别逃票啊，你卖卖惨还能有人献爱心呢，要饭都比这行高尚。”

程梨攥了下拳，选择忍。她刚想好好说话，突然感觉到一只手贴着她的腰往下滑。

程梨眸色瞬间变了。

对方显然也感觉到了她身体敏感地紧绷着。

那人拿着从她口袋里摸出的手机在她侧脸处晃了下，以证他没有他意：“缴这个，老实点儿。”

隔了半分钟，程梨被人扛在了肩上。

程梨被扛到这家俱乐部的一间只有一桌一椅的房间内。

那会儿扛着她的俱乐部工作人员正倚靠在她对面的桌子上抱臂审视她：“跟老子说说，到底进来干吗的？”

被扛过来的路上她明明已经将来龙去脉声明过了。

程梨：“说过了，你不信。”

捉她回来的这个工作人员也穿了身军绿迷彩，程梨目测了下，他身高应该有一米九。程梨没忘爬进俱乐部的初衷，忍着打人的冲动复述了树底下那一出。

“一米九”似乎想踹她坐着的那把椅子，看她一眼权衡了一下，最终只是咬了咬牙说：“再问你一遍，进来到底干吗的？别扯那些乱七八糟的。你当你是编剧啊，就几句话情节还搞得挺丰富。”

程梨斜了“一米九”一眼，还是一句话：“说过了，你不信。”

这下对方起身，掀翻了他适才倚靠的那张桌子，摔门出去了。

程梨翘唇，她也想掀，但是还不到时候。手机刚才被对方摸走，程梨坐在室内，不焦不躁，继续等着。

等了一刻钟，传来门锁转动的声音。

程梨慢慢抬头看向门口，一条着黑衣的手臂，首先进入她的视野。

是个男人。

不是“一米九”，应该是他搬来的救兵。

程梨下意识地眨了下眼睛。随着眼前这扇慢慢被人拉开的门，她看到了来人笔直的腿，漆黑精短的发，和淡无波痕的眸。

程梨最终和“救兵”四目相对，将他映进她的深瞳之中。

看清楚男人全貌的那刻，程梨觉得时间有一瞬间的迟滞。在浩瀚无垠的岁月里，她的世界从未有一刻如此时这般安静。

眼前的这个推门而入的男人像张静态肖像画，卡在她的眼前和脑海，在这个瞬间一动不动地存在着。

那人在看到她的那刻脚步顿了一下才继续往里走。

他那一顿，她吸了口气，世界重新动了。

程梨一直看着他，见他微侧身，见他眉越来越冷峻。

时隔多少年了，时隔多少天了……